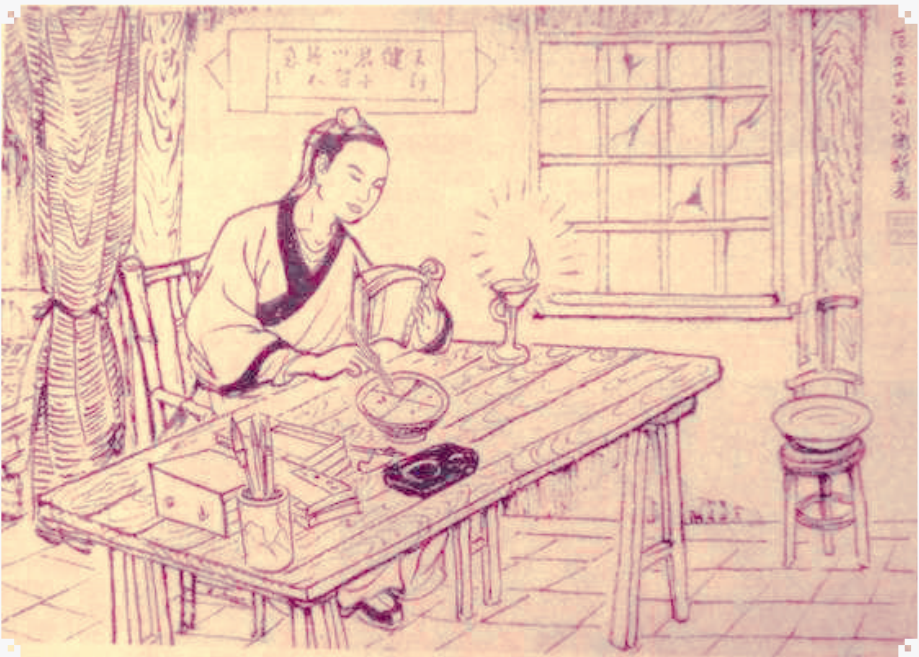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范仲淹断齋划粥

守俭自律的古代循吏

□ 石志刚

节俭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，认识到勤俭是持家兴业的根本。随着经济的发展、分工的细化、国家的出现，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，亦提倡节俭的理念，这种理念的提倡和推广，对于净化社会风气、重塑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作用。

勤俭治家

古代循吏多数都坚持以节俭为原则治家持家。范仲淹父亲早亡，在其两岁的时候，随母亲改嫁到朱姓人家，生活非常清苦。艰苦条件培养了他崇高的志向和勤俭的作风。后来他回忆这段清贫生活，用一句诗来概括：“陶家瓷内，腌成碧绿青黄；措大口中，嚼出官商角微。”他走上仕途后，仍然以严格的节俭精神要求自己和家人。他在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，想回苏州老家一趟，下属看他积蓄不够，就要为他筹措路费，却被他断然拒绝。他看到儿孙们穿着朴素，非常高兴，但仍不忘告诫儿孙：“贫贱时，无以为生，还得供养父母，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。当今吾已为官，享受厚禄，但吾常忧恨者，汝辈不知节俭，贪享富贵。”范仲淹治理家极严，对于可能出现的危害家风的事件都要提出严厉批评。他的儿子范纯仁娶了朝廷重臣王质的长女，儿媳在娘家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，来到范家后，不适应俭朴清贫的生活。当范仲淹看到儿媳从娘家拿来上好的丝绸做帐幔时，就严厉批评儿子和儿媳：“罗绮非帷幔之物，吾家素清俭，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，若将帷幔带入家门，吾将当众焚之于庭。”此后，范仲淹儿媳逐渐改变了先前的生活习惯，与范纯仁一起过上了清贫的日子。范仲淹去世后，家中没有余财，以至于“殆无新衣”，只能靠朋友筹钱以奉葬。他的儿子范纯仁继承了其父勤俭的家风，从布衣一直做到宰相高位，始终不改清廉之风，《宋史》评价其“位过其父，而几有父风”。范纯仁提倡的“惟俭可以助

廉”铸就了他一代名臣的风范。

力矫时弊

古代循吏为了矫正奢华的不良社会习气，一般都要力倡节俭。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，正是北宋物质繁荣的时期，士大夫争于奢侈。官员家中设宴，如果没有皇宫酿造的酒、没有从远方采购的珍奇果蔬、饭菜的种类不够繁多、器皿上不摆满食物的话，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，因为担心被讥讽。差役穿得像士大夫，农民穿丝绸做成的鞋子，不同阶层的人都纷纷追求物质享受，奢华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。为了矫正这种不良的社会习气，司马光用文章陈明观点，深入浅出地提倡节俭精神，并身体力行，以矫时弊。司马光一生极为节俭，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《宋司马光通鉴稿》中可以看出，他所用稿纸都是用过的，经常将泼墨的字迹涂掉后继续当新纸使用。当时，别人讥笑他寒酸，但他仍以节俭为美德，乐之如故。他在《训俭示康》中告诫儿女，自己是“寒族”出身，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并引述孔子“与其不逊也宁固”的节俭思想，还讲述李沆的事作为范例——李沆任宰相之时，修建的住宅太过狭窄而遭到门人议论，但李沆回答说，这已经很阔绰了，司马光讲述此事，是为了说明高明的人是从精神层面认可节俭的。

始终如一

古代循吏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，一般都能以身作则，以上率下。曹操出生于富贵之家，从小衣食无忧，但他却能严谨自律。当时，北方经济发展缓慢，物资储备不丰，民生改善乏力，曹操于是力主节俭并身体力行。他自己的几件衣服已经穿了10多年，但每年都要对这些衣服进行缝补，以备继续穿用。“孤不好鲜饰严具，所用杂新皮韦笥，以黄韦缘中。遇乱事无韦笥，乃更作方竹严具，以皂韦衣之，粗皮作里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。”曹操的这段话成为他带头倡行节俭的真实写照。他还用这种节俭精神勉励家人和下属。他在家书《内戒令》中告诫家人不得熏香：“昔天下初定，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。然诸女配国家，因此得烧香。吾不烧香，恨不遂初禁，令复禁不得烧香。其所藏衣，香著身亦不得。”当时，烧香是用香料改善室内空气的一种办法，是贵族的一种生活习惯，是奢侈生活的体现。作为一方权要，曹操能够厉行俭朴精神，告诫家人禁止燃香，可见其重视节俭的力度。

古代循吏将节俭的理念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，使之成为一种纪律要求和生活习惯。《周易》中说，“用过乎俭”，强调一种用度节俭的生活习惯。汉朝名臣朱博生活非常节俭，“不好酒游宴”，身份地位逐渐升高，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直不变，“食不重味，案上不过三杯”，一生守俭如一。汉朝名臣王良，在为官期间，“在位恭俭”。在他做大司徒司直时，属下的司徒史鲍恢因为要到东海办事，路过王良家，就顺便到他家问候，看是否有家书托自己带给王良，正遇王良的妻子穿着麻布衣裙，拖曳着柴禾从田地里回来。鲍恢问她：“我司徒史也，故来受书，欲见夫人。”她回答：“妾是也。苦稼，无书。”鲍恢没有想到堂堂王良大人的妻子竟然穿着如此简朴，但也心生敬佩之意，从中可见王家节俭之风。朱博和王良将节俭之风化为自己的生活常态，成为时人学习的榜样。



华阳之剑

□ 崔 庆



公元前273年，伊阙之战已经过去20年。战场上倒下的20余万韩魏联军，让韩国无力也无心再和强秦周旋。整整一代人的时间，足以改变很多，曾经的敌手亲密得如同热恋一般，韩秦关系达到了新高度。

忍无可忍

20年潜移默化，秦已视韩国为楔入三晋的桥头堡，攻击魏赵，借道韩国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伊阙之战后，秦持续攻伐三晋，河东、河内战事不绝，昭襄王二十四年、三十二年，秦军甚至两度兵临魏国都城大梁，魏赵深受其累。韩国也知唇亡齿寒，曾派军救援魏国大梁，但无济于事，大败而回。韩国亲秦，态度摇摆，三晋始终无法形成合力对抗虎狼之师。面对如此旧邦盟友，魏赵一忍再忍，忍无可忍，但对韩国还抱有最后期待，希望能够促使其重回三晋联盟，共同抗秦，才是上佳之选。公元前273年，魏赵一拍即合，集结15万大军，兵临韩国华阳城下。

为什么选择华阳？华阳是韩国的北方门户和军事重镇，也是韩国都城新郑的卫城。攻击华阳，恫吓的成分居多，只要把韩国拉回来，魏赵韩三个小伙伴还是可以继续抱团取暖。面对强秦，魏赵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华阳

在韩国东北部，深处三晋腹地，即使韩国向秦求援，秦鞭长莫及，应该不会是“微利”远绝山河。

骨感现实

魏赵想通过华阳“小战”，获得三晋再盟的“大利”，设想似乎很周密，但却是一厢情愿，失算多矣。

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华阳城池坚固，可谓是韩国“第一城”。据考古发现，华阳故城有完备的防御体系，城墙、防卫坑、防御墙、护城河一应俱全，尤其还配备了防守利器“马面”。“马面”是城墙中向外突出的墩台，形似马脸，既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，又消除了防御死角，相邻的马面可以形成交叉火力。“久病成医”，韩国处中原四战之地，多少年来被打怕了，“强弓劲弩皆自韩出”，军事防御也独树一帜，以图自保。韩国的宜阳故北城墙有5个马面，而华阳环城筑有10个马面，任何一支军队面对这样的城池，都是一场噩梦。

魏赵的第二个问题是，谁来领军打这一仗？当时身为魏相的孟尝君给魏安釐王推荐了芒卯。芒卯何许人也？芒卯不以军功见长，但是搞过“大事”，曾经力主将魏国在河东的残余据点长羊、王屋、洛林割让给秦国，换是

一身的“软柿子”。赵国似乎也未高度重视此战，派遣贾偃领军，而不是廉颇、赵奢等老成宿将。更致命的漏洞是，魏赵仍然没有吸取伊阙之战的教训，联军没有统一指挥，给对手留下了巨大空隙。

一变则通

对于这场三晋内部大战，秦国乐于做“吃瓜群众”，坐等收拾残局，待获渔翁之利。基于如此设想，虽然一批批韩国特使飞马求助，但秦不为所动，未发一兵一卒。魏赵来势汹汹，“秦老大”却置身事外，韩王心急火燎，请出还在病中的老臣陈筮，再赴秦求援。

老臣还是有办法，陈筮终于见到了秦相魏冉。魏冉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，轻松地调侃道，陈老先生亲自来了，事情挺着急的吧。不得不承认，姜是老的辣。陈筮也摆出了一副淡定姿态，从容回答，谁急啊？不急啊！魏冉很不高兴，严肃质问，韩国使者入秦求救，络绎不绝，如何不急？陈筮答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如果情形实在急迫，韩国就加入魏赵同盟，问题立即迎刃而解。此话慢条斯理，但无异一记重锤，魏冉打了个激灵，头脑立刻清醒了。

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魏冉深知，韩国是秦国整体战略的关键一环，决不能有失。战场瞬息万变，这回魏冉着急了。他甚至告诉陈筮，不必觐见秦王，



三桂亭与陈氏家风

□ 晏建怀

陈尧咨《题三桂亭》诗曰：“不夸六印满腰悬，二顷仍寻负郭田。当日弟兄皆刷羽，如今鸿雁尽摩天。扶疏已问新栽柳，清浅犹寻旧漱泉。大尹今来还又去，夕阳旌旆复翩翩。”这是北宋状元、官至武信军节度使的陈尧咨所作的一首诗。

明朝人编纂的《陕西通志》记载说：“三桂亭，在长安城南，宋谏议大夫陈公之别墅。三子尧叟、尧佐、尧咨皆登科，故亭因以名。大中祥符间，尧咨知永兴军，书诗于碑，至今犹存。”可见，在明朝的时候，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城南的三桂亭仍在，陈尧咨所书诗碑亦保存完好。不过今天，三桂亭早已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了，诗碑更是无迹可寻。

陈尧咨兄弟三人，尧叟、尧佐、尧咨，都考中了进士，长兄尧叟和少弟尧咨分别高中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的状元，尧叟、尧佐还先后官至宰相，一再引起朝野轰动。尧叟状元及第时，宋太宗特顾左右，问这是谁的儿子，

侍臣说是陈省华的儿子，宋太宗立刻给陈省华加官太子中允，给予表彰。

陈省华后官至左谏议大夫，在长安城南的滴水之滨，置陈氏别墅，别墅中建三桂亭，即取三子登科之意。后来，陈尧咨知永兴军，治京兆府（今陕西西安），特作《题三桂亭》一诗，勒石刻碑，以为纪念。

陈尧咨此诗作于大中祥符（1008—1016）间，这个时候，陈尧咨知永兴军，为守土一方的封疆大吏；其长兄陈尧叟，已于1012年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枢密使，官居宰相；次兄尧佐为工部郎中、御试编排官。兄弟三人，皆在仕途顺利、春风得意之时，故诗中有“当日弟兄皆刷羽，如今鸿雁尽摩天”之说。

陈氏兄弟三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出息，与父亲的教育得法是密不可分的。陈省华，北宋阆州新井县人，县城即今天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大桥镇。该镇东北方有一天岩洞，当地人叫它漱玉洞。据说，三子幼时，陈省华让孩子们带上日常用品，到漱玉洞专心读书，要求十分严格，倘

不认真，甚至棍棒侍候。漱玉洞如今还残存一突出小石锥，相传为陈氏兄弟当年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、刻苦攻读留下的遗迹。

陈省华后来调任济源县（今河南济源）任县令，县城有一座延庆寺，环境幽静，适合读书，陈省华又把三子安置寺内。每当夜晚，昏黄的灯光下，儿子们埋头读书，母亲冯氏，则夜夜陪读。

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下，三个儿子相继金榜题名，全部中了进士，包括进士出身的父亲陈省华，陈氏一家出了四个进士、两个状元、两位宰相，遂有“一门四进士，兄弟两状元”的美誉，陈家家教因此远近闻名，更成了后人追慕的对象。如今，陈氏故里还留下了三陈街、三元街、状元坊、读书崖、状元洞等纪念景观，其对后世的影响，可见一斑。

陈省华之所以将三个儿子塑造成了品学兼优的时代典范，督促孩子们刻苦攻读是一方面，而重视道德修养、身体力行、言身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南宋朱熹、李幼武所撰《宋名臣言

秦国马上发兵救韩。从坐山观虎斗到迅速出手，秦国决策层剧烈转变，源于彻底醒悟：三晋时分时合，总是心腹之患，不如让他们彻底翻脸，这需要一场痛彻肺腑的杀戮，华阳之战正是送上门的最佳机会。

动必饮血

令下山摇动，秦军很快集结完毕，领军之将是魏冉、白起、胡伤，这是当时秦国的军事天团组合。此三人都是独当一面甚至威震一方的秦军主将，三人齐出，这在昭襄王时代绝无仅有，体现了对于此战的极度重视，可谓尽锐出战。

将是百战之将，兵是百炼精兵。出战秦军当下就在咸阳集结完毕，其主力极有可能是拱卫咸阳的京师军。这是秦军精锐中的尖刀，是悍勇坚韧的特战之师，军不轻动，动必饮血。魏冉催动大军，进行了一场秦军历史上少有的急行军，八日之内星夜兼程，狂飙突进近千里，猛然出现在华阳附近。

秦军的到来，完全出乎魏赵联军意料，作战目的更是出乎魏赵意料。秦军所图不是解围，而是最大限度地杀伤魏赵军队、震慑三晋，这笔血债会被算在韩国的头上。一场原本是“兄弟”之间的打打闹闹，由于秦国强力介入，倏忽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。华阳之战的残酷和惨烈前所未有，秦军如神兵天降，痛下杀手，夺人心魄。魏赵两军被各个击破，13万魏军被斩首，2万赵军被围歼后抛尸黄河之中。

15万魏赵联军丧生沙场，魏赵韩三国都被这种疯狂震惊了。秦军把一场战术战役打出了战略战役的效果，华阳之战有如一记离心之剑，完全粉碎了三晋恢复联盟的可能。华阳之战后，魏国向秦割让南阳，韩厘王去世，三晋隔阂日深，分而受制，再也回不到过去，秦遂削近攻、蚕食三晋的意图得以逐步实现。

